

異
辭
錄

清代历史资料丛刊

清·刘体仁著

異
辭
錄

清·劉體仁著

清代歷史資料叢刊

异 辞 录

清·刘体仁 著

定 价 二元二角

上 海 书 店 影 印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号

上海群力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古—43) 1.—10000

影印说明

《弇辞录》四卷，主要记述清代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间的人物和史事，涉及的近代重大史事有太平天国革命及捻军、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原书辑入刘体仁的《辟园史学四种》。作者之父刘秉璋，咸丰进士，累官至四川总督。因此本书所记见闻比较真切，对《清史稿》等书起着补充和正误作用。原书印于民国年间，因当时有所忌讳，书中一部分言词曾被删去。本店借用的底本，删缺之处均已经人填补，并校正了一些错字。本书可供近代史研究上参考及一般文史爱好者阅读。

上海书店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異辭錄卷一

皖省科甲門第遜於江浙然於學問淵源則較為早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在雍乾時代頗開風氣之先咸同之際文化漸於南服鄭子尹之流學問精湛足以媲美前修子尹曾受業於程春海侍郎侍郎歙縣人也徽州一府經學輩出舉世宗仰真如泰山北斗矣桐城方靈皋劉海峯姚姬傳三先生以文章鳴厯城周書昌編修云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為極盛時代明東東樹稱姚氏高足弟子再傳而得存莊名節足多後先輝映吳摯翁就湘鄉曾氏求學於姚氏為私淑講學最久名重

東北為桐城人物之後勁云

都中士大夫口舌尖新喜為詩詞對句嘲弄當時之人有某甲為陳子鶴許渙生兩尚書所取士陳尚書夫人薨甲輓詞有喪師母如喪我母之語次年見許尚書尚書言其夫人久病甲云門生婦當來服事尚書固辭未幾其婦携行李來及門許夫人扶病出謝阻弗使入時人聯云昔歲入陳寢苦枕塊昭茲來許抱食與稠

通商之初士大夫恥言洋務甚或浮詞入奏生國事之梗蒲城王文恪以尸諫遺疏力阻五口通商和議後人揣測附會以為彈劾穆相國者非也張文毅是其門人

為之掩飾正理所宜文毅從此遂不理於衆論南昌一役雖江忠烈守禦之功然文毅於時為撫帥臨時招之使來兵餉悉率以聽充保危城稽柱東南半壁論勲業與張許之守睢陽何多讓焉相傳每日忠烈登陴守備暮歸倦甚而卧文毅輒至榻前與之敘語雅量殊不可及乃因一事以誤生平其後竟以微疵褫職當時闊涉洋務為害如此

先文莊幼學於同邑潘小安封翁翁之子琴軒中丞與之同學室文莊小試初不得志中丞早入泮聰穎異於常兒抱大志將為京都之游恐堂上有異言不敢以告

乏貨用文莊潛質衣與之既而幡然改計與之同走行
兩日先祖與潘翁追至稍給資斧訓以多語而別潘翁
贈文莊以言曰小試之文毋深思大力不然既至北京
不能再北潘翁蓋疑文莊慾憇其子出游猶不知中丞
之動議也至京先見李文忠之封翁愚荃侍御而請學
焉游揚於公卿間頗為孫蘭檢呂鶴田兩侍郎所激賞
孫侍郎曰學至於此應童子之試而猶不售難乎其為
廬州府學秀才矣文忠曰殆猶甚焉公知吾鄉應府縣
試者常三千餘人英才屈抑奚止此乎呂侍郎曰劉潘
兩生他日貴顯為吾鄉後起之秀時道光二十五年之

冬也文莊至京在文忠丁未會試之先既文忠成進士李翁謂吾兒新貴可取資焉是後文字皆就文忠是正矣

李文忠丁未會試之先辛苦用功只溫熟詩經一部觀公闈作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二句四書文讀公明僚函稿時引毛詩流露於不自覺可以概見古人通經致用非謂通羣經也苟能通一經用之綽有餘裕若徒誦章句過而輒忘食古不化何益之有

先文莊與潘中丞初至京小住廬州會館既而移寓城內東單牌樓觀音寺胡同觀音寺李翁之友湖北宜昌

府通判江陰沈耀鑾者嗣於洪楊之亂陷寇被害其子即品蓮方伯也是時遣至京師就學李翁使之同居寺中巢縣周沐三游學北方聞風而至蕭然古廟之中遂有四友惟沐三為部郎一人之門人不為文忠下其後亦未達餘則兼師其父子文忠貴後在北洋督署沐三薦其幼子持函以往稱謂如舊友文忠大怒曰我舊友中焉有此人其詞不無憾焉然終予以小差足見前輩崖岸自高而心地自厚兩不相妨

先文莊與潘中丞皆冒順天大典籍應己酉北闈鄉試中丞獲隽文莊落第二人皆未娶也中丞刻硃卷與肆

中人斷斷計較既畢肆主見其未娶調侃之曰如此精明不知誰家女郎得茲佳婿時先母程太夫人年已長先王父光外祖皆催歸完姻秋試後文莊乃與中丞同歸時道光二十九年當中丞未舉於鄉之先潘翁曾為之求婚於青陽司巡檢巡檢曰吾女不憤作坎弗許聞中丞中式而反求焉潘翁曰與我二百金者吾子與爾婚巡檢不得已而與之適同鄉京官謝夢漁侍御有女未字屬李翁為之相攸李翁曰新科舉人潘琴軒吾知其未娶今歸未知成婚否當函詢之侍御起謝者再及書至而中丞已以二百金鬻為富家贅婿矣相傳中丞

緣此不樂承歡於潘翁前者旬有餘日洪楊亂作蔓延
日廣據有三河鎮中丞舉人也不能留於其中潘翁以
車自送佳兒佳婦就其岳家於合肥巡檢留婿及女而
遣潘翁去潘翁故里中名士豈屑與巡檢較量短長坦
然徑歸自乘車之一邊而以一邊載行李復返三河鎮
中途過戰區遇寇兵搜檢叱其下曰汝變妖邪潘翁怒
曰變妖汝將若何遂遇害中丞因留合肥入團練為報
仇計

湘軍之制不收烏合之眾其成軍也能選兵十人以上
者為什長十人之選何難之有惟被選者須緩急可恃

之為當等而上之能得如是什長十人者為哨弁能得
如是哨弁五人者為管帶營官等而下之為管帶營官
者夾帶中必先有哨官五人為哨官者夾帶中必先有
什長十人為什長者夾帶中必先有緩急可恃之兵十
人其臨陣也什長陣亡其下兵之存者十人悉斬哨官
陣亡其下什長存者十人悉斬管帶陣亡其下五哨官
存者悉斬由此類推一營全沒則營官應斬一哨全沒
則哨官應斬一棚全沒則什長應斬大綱本諸戚繼光
兵法變通而行之淮軍因而效之中興後五十年勇營
之制不外於此但執法者不若是整齊畫一耳

曾文正始辦團練尚倚武營弁勇塔忠武其傑出者也
以文員從軍臨陣蓋自羅忠節李忠武兄弟始忠武兄
弟先從忠節講學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者古有之矣
上馬殺賊下馬講學蓋未之前聞忠武歿於吾鄉三河
鎮相傳賊兵大至忠武聞之大悅曰愈多愈佳將聚而
殲之公於是役埋輪繫馬慷慨捐軀固足以使當時懦
夫立志然屢勝之餘掉以輕心有取敗之道焉

鴉片戰役之後國家軍力情見勢絀英法和議未定而
未嘗一日忘中國輒於海外作眈眈之虎視伺釁而動
國中偏地皆寇無一完善之區亡可計日而待其所以

轉危為安成中興之業者固由湘淮軍將多出儒臣不
欲更姓改物致起長久之內爭抑亦八旗將領猶有能
者故也塔忠武材武過人未嘗獨當方面僧王將蒙古
鐵騎馳逐中原可謂勇矣而計謀不定故無成功之望
其絕倫超羣者惟忠勇公多隆阿自武昌九江而入皖
境百戰百勝之師卒以意見不協移軍陝西譬如驅虎
入穴而使之鬪何以能盡其才圍攻盩厔受傷身死惜
哉入城之日公卧不能起劉霞軒中丞往視公聞其至
移面向內而不與語未幾而卒

李文忠為編修時以文字自喜恒為呂文節草疏言事

時人弗之奇也洪楊得武昌順流而下沿江戒嚴安慶續陷聞於朝文忠方在海王村書肆中遇同鄉某君謂之曰尚不知省城失耶而作此不急之務也文忠感念桑梓之禍過文節慾惠上章文節即令其代製而先具名焉文忠歸繙檢書籍審察時勢慘澹經營而得長篇書成已深夜幸居距文節宅不遠使人持往不至誤翌晨封奏文忠倦卧迨醒日已過午當時京朝官不得見本日朝報心念昨事駕車往見文節及門聞合家哭聲如有喪者登堂文節自內跳而出曰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是日文節召對上大哭文節亦伏

地哭其後文忠和何蓮舫詩中有追愴同胞烈士魂指
文節也又曰諫草商量扞吾圉伏蒲涕泣感君恩記是
事也

文忠從文節至皖等於徒手官軍見寇即走屢敗不振
鄉勇烏合不堪一試文節以客官更無能力應敵駐守
舒城聞寇將至議守禦文忠與焉封翁在廬州辦團練
老僕劉斗齋久役於封翁京寓中時隨至舒城見事日
急密引文忠至僻處告之曰若輩死耳無可避免公子
何為者獨不念老人倚閭而望乎文忠悚然問計劉斗
齋曰馬已備急馳去而免其後文忠有田百頃在英霍